

易学典籍选刊

# 三易洞玑

〔明〕

黄道周撰

翟奎凤整理



中华书局

易学典籍选刊

# 三易洞玑

〔明〕黄道周撰  
翟奎凤整理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易洞玑/(明)黄道周撰;翟奎凤整理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4.1

(易学典籍选刊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420 - 6

I. ①三… II. ①黄… ②翟… III. 占卜 - 中国 - 明代 IV. B99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21579 号



---

书 名 三易洞玑

撰 者 [明]黄道周

整 理 者 翟奎凤

丛 书 名 易学典籍选刊

责 任 编 辑 石 玉

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420 千字

印 数 1 - 25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9420 - 6

定 价 55.00 元

---

# 《三易洞玑》的成书、版本及思想特色

## 一 黄道周的生平与学术

黄道周(1585—1646)，福建漳浦人，字幼玄，号石斋，生于万历十三年(1585)，隆武二年即清顺治三年(1646)因抗清不屈，就义于南京。黄道周38岁中天启二年进士，历任崇祯朝翰林院编修、少詹事、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、隆武朝内阁首辅等职。乾隆四十一年(1776)谕文称黄道周为“一代完人”，道光五年(1825)礼部又奏文以黄道周从祀孔庙。

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学问家、易学家和书法家，在明末政治舞台上也有着重要影响。徐霞客品评当时的文化名流时，曾说：“至人惟一石斋，其字画为馆阁第一，文章为国朝第一，人品为海宇第一，其学问直接周孔，为古今第一。”<sup>①</sup>由此可见黄道周在明末社会的广泛影响。他和刘宗周后来都因抗清而死，二人学问气节都很接近，清初常称他们为“二周”，并有“盖宗周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，能阐王守仁之绪言而救其流弊；道周以致知为宗而止宿于至善，确守朱熹之道脉而独溯宗传”；“至其生平讲学浙闽，以格致为宗而归宿于至善，与刘宗周之以诚意为宗而归本于慎独，学术洵为相等”的说法<sup>②</sup>。民国容肇祖的《明代思想史》和近人侯外庐的《宋明理学史》均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黄道周的

<sup>①</sup> 《滇游日记七》，《徐霞客游记》卷七下，褚绍唐、吴应寿整理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，第879页。

<sup>②</sup> 《道光五年二月十六日礼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》，《黄漳浦集》卷首。本文所用《黄漳浦集》均为清道光十年福州陈寿祺刻本。

思想。近代以来，学人多推崇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，以为明末三大家，陈来先生认为：“顾、黄、王皆于清初成学名，若论晚明之际，则不得不让于二周。”“东林之后，明末大儒公推刘宗周与黄道周。明末公论的所谓大儒，受东林余风的影响，也是兼涵忠义与学术两种意义而言。”<sup>①</sup>

近些年来，儒学界多推崇刘宗周为宋明理学的殿军，而于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则相对少有研究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与刘宗周以理学见长、有系统的理学思想之构造相比，黄道周的贡献主要在易学领域。由于他的易学象数气息浓厚，更杂以天文、历算、乐律等知识，显得非常艰深难读和玄奥莫测，给人以如同天书之感。同时，他的易学受到汉学今文经学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，也颇有神秘主义气息，与近代以来的现代学术理性精神不大一致，这是对他的易学长期以来研究不多的重要原因。黄道周一生著述甚丰，仅《四库全书》就收其个人著述达十部之多，这十部著作中有两部是易学方面的，即《易象正》（经部易类）和《三易洞玑》（子部术数类）。从其年谱来看，他的易学著述还不止这些，目前流传下来的还有其早年所著的《易本象》。其中，《易本象》约成书于25岁时，《三易洞玑》约成书于35岁至45岁期间，而《易象正》约成书于56岁至57岁期间。可以看出，这三部著作大致分别对应于其早年、中年和晚年时期，分别约有十年的间隔差。

## 二 《三易洞玑》的成书与最早刻印年代考

黄道周少年时就对律吕阴阳、天文历算、铅汞丹道等术数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涉猎，这为他后来创作《三易洞玑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1619年（万历四十七年己未），35岁的黄道周会试落第后回到漳浦，闭门读书不辍。洪思和庄起俦所作《黄道周年谱》都记载

<sup>①</sup> 陈来《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》，《国学研究》第十一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，第87页。

这一年他开始作《三易洞玑》。36岁这年，洪思所作年谱记载说：“复杜门作《三易洞玑》，未成。昼测治忽，夜测星汉，楗户无外交。有书与绍和云：‘某寡特之士，与六亲澹泛，自以一身飘泊尘海，独守庐舍，似无人声，动二三月也。’”<sup>①</sup>可见其创作之辛苦，同时也可看出《三易洞玑》很多资料和说法是有实测根据的，不是空想出来的架构。

38岁时（天启二年）黄道周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；40岁时被授予翰林院编修，但不久因愤于魏忠贤当道，辞官回乡，此后的五年里一直在漳浦老家继续创作《三易洞玑》。45岁这年（崇祯二年己巳，1629）冬，黄道周闻金兵入关，慨然出山赴京。出山前，完成《三易洞玑》一书，并邀僧樗华讨论之，时有五律《料理〈三易〉稍已从绪，约僧樗华寻其涯际，夜拈八章》。黄道周从35岁开始作《三易洞玑》，至此前后历时十余年乃成。看来完成《三易洞玑》后，黄道周感慨良多，所以写下此诗来表达当时的心情。该诗收入清道光十年陈寿祺所编《黄漳浦集》卷三十九，全文如下：

—

天地久玄莫，殷勤付古贤。千春容道尽，白日不教言。  
龟蓍江河下，精灵俎豆前。分明木舌敝，犹是结绳年。

—

有韵闻天乐，无言显道威。日中悬玉尺，星界动金徽。  
已织自然采，因裁帝者衣。不知思虑表，谁与证同归。

—

仰坐愁弟子，高坚苦后生。一朝新梦寐，垂老屈精诚。  
衣带银河水，萝图赤玉衡。莫言蒲席里，团结得分明。

<sup>①</sup> (明)洪思编,侯真平、娄曾泉校点《黄子年谱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，第9页。

## 四

得后乃还定，定前百虑憧。眼光牛背上，石髓硬泥中。  
交膝归名母，掉头谢法空。请看鸡唱外，别是一番风。

## 五

药树覆天下，上池洞一方。未尝更毒手，安敢定医皇。  
春至鱼龙扰，霜高草木凉。个中分毫发，不得语汪洋。

## 六

朝闻何遽早，归说不蜉蝣。探岱还金策，量沙去海筹。  
电光明晕日，精气射涛头。勿以蘧庐舍，翻为主客游。

## 七

爱恶平风雨，无端溷列星。疾留灯炙火，迟速岸移船。  
鬼哭昼前闹，鱼唏晚后青。未应疑负坠，万里坐玲珑。

## 八

羲农行不远，复坐已更端。季札迟归鲁，仲尼初制冠。  
朱明阳德盛，赤帝幅员宽。何处无为法，能分击壤欢。

这首诗用典甚多，有些似比较隐晦。总体看来，这首诗的玄学味、仙学味与道学气息浓厚，显示了黄道周思想体系的复杂性和神秘性。

那么《三易洞玑》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刊印的呢？目前已无确切资料可资考证，只能从一些间接材料来推测。侯真平在《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》中认为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以前就已经刊印，他说：

道周大涤弟子朱朝瑛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题《易象正》说：“瑛先岁见《三易洞玑》，玩之未有所得，既在旌德，邑小事稀，山清水穆，乃稍探讨，别为《三易》与《洞玑》参契。壬午（崇祯十五年）夏月，先生来大涤山中，瑛以《三易》请正，先生以为不谬……”考道周《三易洞玑》成于崇祯二年（1629）冬闻警出山前夕，次年八月主试浙江乡闱，录取朱朝瑛等人。崇祯十一

年冬，朱朝瑛首次在大涤书院从道周问业，十三年春成进士，授安徽旌德知县，这时重读道周《三易洞玑》，已有所见解，所以道周《三易洞玑》很可能在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以前已经刊印。<sup>①</sup>

笔者认为，侯真平先生依据上述材料所作出的推断是有些保守的。以黄道周在当时的声望及晚明印刷业的发达，按理说1629年《三易洞玑》书成后不久就可能付印了，不大可能书成十年后直到1640年才刻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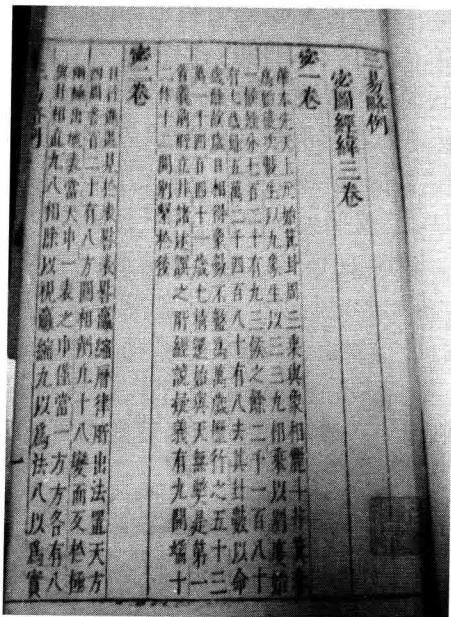
事实上，该书在1633年以前就已经刊印流行了。笔者所依据的材料是黄道周另一弟子陈荩摸写给黄道周的信。陈荩摸，字献可，号礀庵，浙江嘉兴人，生平年月不详，明末数学家，著有《皇极图韵》、《象林》、《洞玑式象》、《度测》、《开平说》、《开立方说》、《度算解》、《礀庵纂》等。陈荩摸在结识黄道周之前，就非常喜欢黄道周的制艺文章，通读过黄道周的《骈枝别集》、《冰天小草》等文集，对黄道周的为人为学很敬仰。后又听说黄道周有《三易洞玑》一书行世，于是四处搜求。崇祯六年癸酉（1633），陈荩摸弄到一部《三易洞玑》，如获至宝<sup>②</sup>。大概如痴如醉地研读了一年，陈荩摸自觉甚有心得，对黄道周及其《三易洞玑》推崇得五体投地。激动之余，陈荩摸很狂热地给黄道周写下《上石斋黄先生论〈洞玑〉书》，谈自己读《三易洞玑》的心得体会。《礀庵纂》一卷，其主要内容就是陈荩摸的这封信及黄道周的回信。

<sup>①</sup> 侯真平《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，第494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陈荩摸《上石斋黄先生论〈洞玑〉书》：“时闻夫子有《三易洞玑》而求之，如骊龙领珠，骤不易得。殆癸酉春（1633）始获，如驷马拱璧，而后知夫子直继宓文孔三圣而起。”载《礀庵纂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部第59册第18页，据中科院图书馆藏明崇祯本影印。

### 三 《三易洞玑》的版本情况及卷数

侯真平在《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》中列出了七个《三易洞玑》的版本，分别是：稿本、原刊本、明洪思《石斋十二书》本、清郑开极辑刊《石斋先生经传九种》本（康熙三十二年）、《四库全书》底本（福建巡抚采进本）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清棟亭曹氏刊本<sup>①</sup>，他认为目前能见到的只有清郑开极辑刊《石斋先生经传九种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两种。笔者很长时间内也以为只有这两个版本，后来才注意到上海图书馆古籍部、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部、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皆藏有明刻本《三易洞玑》。



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《三易洞玑》书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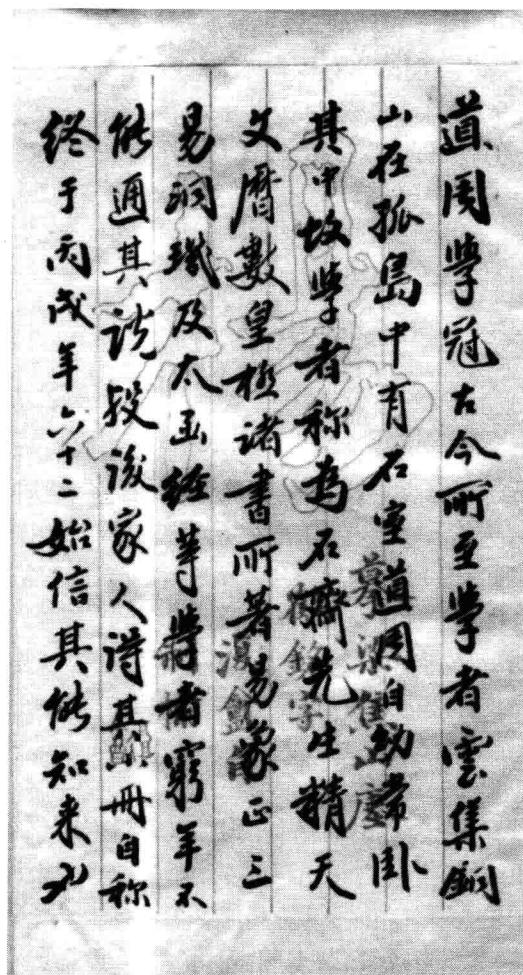
<sup>①</sup> 侯真平《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，第 494—495 页。

上图藏明刻本《三易洞玑》的流传及历史收藏情况已无从考证，相对来讲清华藏明刻本有较为详细的收藏信息。

上海图书馆所藏《三易洞玑》共十六卷，除卷首有“上海图书馆藏”印记外，无其他历史收藏印章，各卷顺序是《宓图经纬》三卷、《文图经纬》三卷、《孔图经纬》三卷、《杂图经纬》三卷、《余图经纬》一卷、《贞图经纬》三卷。虽具体收藏信息不详，但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为珍贵的明刻本，因为清华与南图所藏明刻本只有十三卷，都没有《贞图经纬》三卷。《四库》本与郑开极刻本《贞图经纬》三卷中的一些缺字正是靠上图藏明刻本才得以补全。

清华藏明刻本《三易洞玑》共有六册二函十三卷，版式是十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扉页浮签是关于黄道周的赞语：“道周学贯古今，所至学者云集。铜山在孤岛中，有石室，道周自幼常卧其中，故学者称为石斋先生。精天文历数、《皇极》诸书，所著《易象正》、《三易洞玑》及《太函经》等，学者穷年不能通其说。歿后，家人得其小册，自称终于丙戌，年六十二，始信其能知来也。”其实这段话基本来自《明史·黄道周传》。扉页浮签所用纸为杨复特别制作的稿纸，纸的底纹有个很大的“杨”字及“摹梁焦山瘗鹤铭字，复盦自制榆，复盦(印)”字样，对页是大大的“丰华堂书库宝藏印”。下图是扉页浮签影印。

“丰华堂”为民国藏书家杨复的藏书楼。杨复，字剑星，一作见心，浙江杭州人，杨文莹之子，官中书舍人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汪康年创办“浙江藏书楼”，曾聘其任主事。杨氏藏书始自杨文莹。杨文莹在任职贵州学政时，购书颇多。杨复继承父志，雅好聚书，与藏书大家缪荃孙、丁丙等相往来，咨询版本目录之事，并大肆网罗图籍。清末民初，战乱纷起，江南故家藏书多有散出，他搜购更加勤奋，名其藏书楼为“丰华堂”、“幸草亭”、“太玄洞天之读书亭”，藏书颇具规模。会稽鲁氏“贵读楼”、黟山李氏“娱园”藏书被全部购入，甚至丁氏“八千卷楼”藏书也有少量流入“丰华堂”。1921年以后收书量最多，尤重全国府县志书，共收善本5700多种。吴昌绶曾撰有



清华藏明刻本《三易洞玑》扉页浮签杨复题词

《丰华堂藏书记》，记其藏书用心之专、搜集之广，以浙江地方志为专门和系统。杨复曾自述家风儒素，节衣缩食，藏书逾二十余年，撰有《丰华堂旧藏浙江地方志目录》，著录 5000 余种。但不久就因债务缠身，只得售书还债。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南游时，得知杨氏藏书

消息，即派图书馆主任洪有丰前往办理，终以 34000 元成交，计有宋版 2 种 7 册，元版 6 种 24 册，明版 400 余种 4859 册，抄稿本 200 余种 2161 册，清版及民国以后刊本 4000 余种，总共 47546 册。1930 年假期整理完竣运回北平。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<sup>①</sup>。

清华大学图书馆刘啬先生认为：

有关金石文字的收藏亦是丰华堂藏书的一大特色。杨复笃好金石，家藏 262 种金石方面的书籍均未钤“丰华堂书库宝藏印”，而是钤以“复庵鉴藏金石文字”朱文方印或“复庵读碑记”朱文长印以示区别。并且大多浓圈密点，满布校勘题跋，所用的浮签也是专用的印有“复庵言事”字样的签纸，这些都显示出主人的兴趣所在和格外喜爱之情。<sup>②</sup>

这样看来，杨复对所藏《三易洞玑》也非常珍视，浮签用的是他自制的精致稿纸，黄道周赞语也当是他亲笔写上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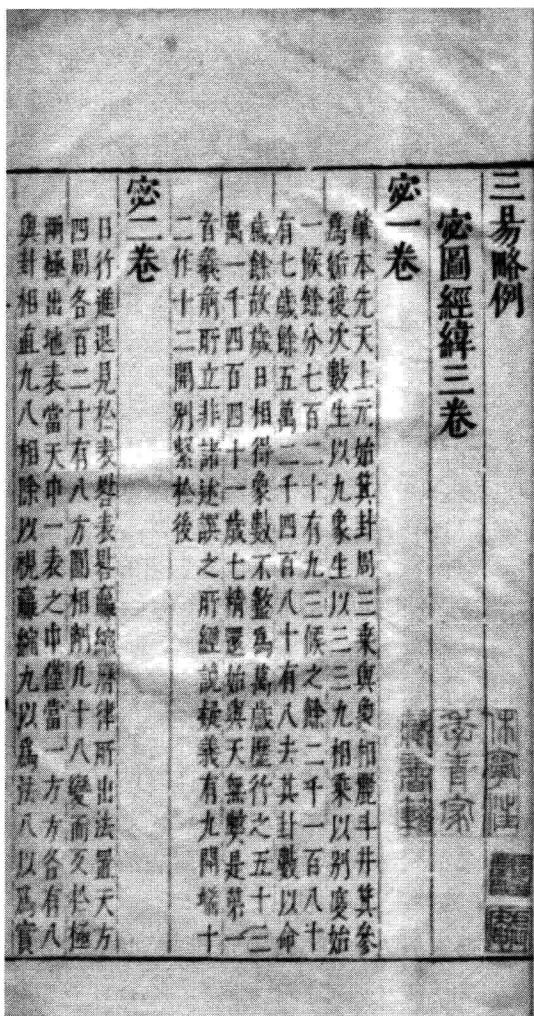
清华藏《三易洞玑·略例》第一页有三个印章，分别是“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”、“陆庆咸印”及“虚庵印”。

汪季青即汪文柏，字季青，号柯庭，一作柯亭，休宁人。清代诗人、画家、藏书家。康熙间官兵马司指挥。性好习静，工诗、画、墨兰，雅秀绝俗，点缀坡石，落落大方。山水萧疏简澹。精鉴赏。晚年手定诗稿《柯亭余习》，朱彝尊序之，又有《古香楼吟稿》。家有藏书楼“古香楼”、“摛藻堂”、“拥书楼”。

陆庆咸、虚庵为何人不详，目前很难找到相关线索。卷十三的最后一页有三个印章，分别是“摛藻堂”、“陆容仲收藏印”、“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”。

<sup>①</sup> 参见李玉安、黄正雨编著《中国藏书家通典》，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5 年，第 763 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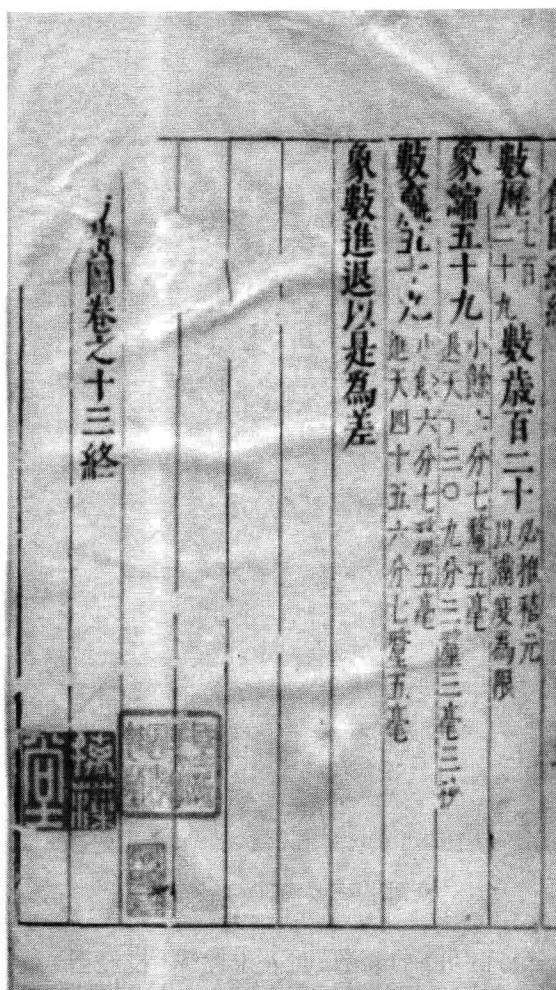
<sup>②</sup> 刘啬《杭州丰华堂藏书考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1998 年第 1 期，第 80 页。



清华藏《三易洞玑·略例》第一页

“摛藻堂”即汪文柏藏书楼。从刻章章法来看，陆容仲和陆庆咸当为一人，但其具体情况不详。

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套明刻本《三易洞玑》，封面有手写“摩西



清华藏《三易洞玑》最后一页

珍藏”四字，《略例》第一页有两个印章：“读未见书楼”、“松陵范文安礼堂收藏图章”。从版式来看，与清华图书馆所藏应为一个刻本，皆为十三卷。



南图藏《三易洞玑·略例》首页

关于《三易洞玑》的卷数，明人朱睦樞《授经图》载有《三易洞玑》，但无具体卷数。清人阮元《文选楼藏书记》、徐乾学《传是楼书目》皆记为十三卷，而丁立中《八千卷楼书目》、嵇璜《续文献通考》、《续通志》、永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张廷玉《明史》皆作十六卷，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、万斯同《明史》皆记为十五卷。十五卷本至今未见，疑为十六卷的误记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上图藏明刻本、郑开极刻本和《四库》本都是十六卷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三个本子只有前十三

卷的略例,《贞图经纬》三卷无相应略例。就是说,《略例》部分十三卷本与十六卷本同,只不过在内容部分十六卷本多出《贞图经纬》三卷。从《三易洞玑》体例来看,似乎到第十三卷《余图经纬》就已经结束了。但从《贞图经纬》三卷的语言风格和思想内容来看,也像是黄道周亲笔所写,不像为后人所加。道光十年陈寿祺所刻《黄漳浦集》卷二十《三易洞玑序》与上图藏明刻本及郑开极刻本、《四库》本《三易洞玑·略例》相同,也没有《贞图经纬》三卷的略例,但是《黄漳浦集·三易洞玑序》在《杂图序》前面注有“贞图序阙”四字,最后是《余图序》,而上图藏明刻本、郑本、库本是《贞图经纬》三卷放在最后。

阮元《文选楼藏书记》卷一中说:“《三易洞玑》十三卷,明左谕德黄道周著,漳海人刊本。是书《宓图经纬》三卷,《孔图经纬》三卷,《杂图经纬》三卷,《余图经纬》三卷。”<sup>①</sup>那么清华和南图所藏十三卷本很有可能就是阮元这里所说的“漳海人刊本”。

关于《三易洞玑》的版本问题,最后要补充一点,清人邵晋之的手抄本《三易洞玑》,以康熙年间郑开极刻本为底本,但邵氏感觉明显有误的个别文字作了直接改动。本书点校,个别地方参考了这个手抄本。

### 三 主要内容、思想特色与历代评价

“三易”一词源于《周礼·春官》:“太卜掌三易之法,一曰《连山》,二曰《归藏》,三曰《周易》。”但是,包括《周礼》在内的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关于“三易”具体内容及其思想特征的说明。两汉以来不断有人对“三易”作出种种解释,也不断有所谓“三易”文献的出现和记载。就《四库全书》来看,易学史上专论“三易”并以“三易”为

<sup>①</sup> 阮元《文选楼藏书记》卷一,王爱亭、赵嫄点校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,第3页。这里的《三易洞玑》分卷介绍明显有误,应该是“《宓图经纬》三卷,《文图经纬》三卷,《孔图经纬》三卷,《余图经纬》一卷”。

书名的易学著作至少有两部，一是南宋朱元升的《三易备遗》，二是明末黄道周的《三易洞玑》。朱元升的“三易”说在形式上还是延续了《周礼》所载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周易》的说法，而黄道周的“三易”说与《周礼》差别很大。黄道周的“三易”指伏羲易、文王易、孔子易，不谈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曾用“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”来概说易学的源流，韦昭注“三圣”为伏羲、文王、孔子，孟康注“三古”为伏羲上古、文王中古、孔子下古<sup>①</sup>。这样，黄道周的“三易”在形式上和班固、韦昭、孟康的说法接近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在介绍《三易洞玑》的主要内容时说：

是编盖约天文历数归之于易。其曰三易者，谓伏羲之易、文王之易、孔子之易也；曰洞玑者，玑衡乃测天之器，谓以易测天，毫忽不爽也。一卷、二卷、三卷为《宓图经纬》上中下，即陈、邵所传之先天图。四卷、五卷、六卷为《文图经纬》上中下，即《周易》上下经次序。七卷、八卷、九卷为《孔图经纬》上中下，即《说卦传》出震齐巽之方位。十卷、十一卷、十二卷为《杂图经纬》上中下，则《杂卦传》之义。十三卷为《余图经纬》，则因《周官》太卜而及于占梦之六梦、眠寝之十辉以及后世奇门太乙之术。十四卷、十五卷、十六卷为《贞图经纬》上中下，与《杂图》相准，有衡有倚有环，衡者平也，倚者立也，环者图也。

以上基本概括了《三易洞玑》的主要内容，其中释“玑”为“测天之器”，用“以易测天”来解释“洞玑”，体现了《三易洞玑》一书的思想特色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价《三易洞玑》时说：

故是书之作，意欲网罗古今，囊括三才，尽入其中。虽其失

<sup>①</sup> 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颜师古注，中华书局1962年，第1704页。